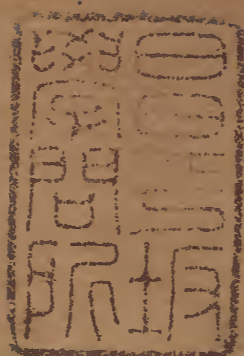


檀几叢書

二集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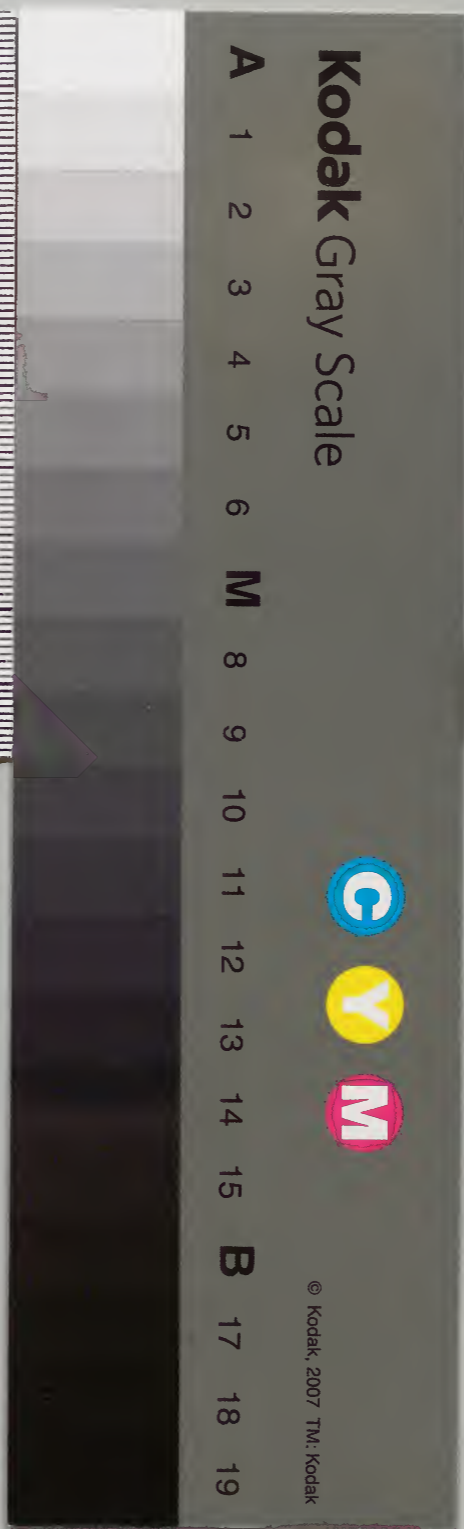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二	一	類
七	九	四	號
四	一	二	函
二	九	二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一	七	門	
九	四	類	
冊	二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4	
冊數	12 ( 10 )		
函號	371	27	

叢書二十四號





檀几叢書二集卷

四 **校草文庫**

武林 王 焯

丹麓

天都 張 湖 山來

同輯

雪堂墨品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方正牛舌墨有極品清烟四字論墨家多推方氏。幾與小華道人等殆世廟前人也。宋牧仲使君一日謂余曰。吾藏墨有方正者。余急呼曰。得非牛舌墨乎。發視果然。蓋諸家推方氏以牛舌為最耳。

邵青丘瓜墨有青門遺三字亦世廟前人此絕無僅有者矣。倍價購於舒氏。舒氏以予爲知墨人也。而復售之。

程君房寥天一萬曆庚戌。余家世藏經與火僅存者。所謂有墨氣無香氣。與于魯反者也。君房墨最玄。元靈氣而有時寥天一。反踞其上。蓋所值工料偶勝耳。識者別之。

程孟陽古松煤墨。陰有銘。陽有孟陽像。昔沈珪嘉禾人。往來黃山。取古松煤。雜脂漆。滓燒之。云按韋仲將。法孟陽本此。唐宋以來。多松烟墨。少油烟墨。故蘇子瞻得油烟墨而寶之。今油烟勝而松烟遂少。卽有之。質輕善頽。昏糲耳。此獨佳絕。孟陽者。松圓詩老程嘉燧也。錢牧齋列朝詩集中。極推爲嘉定高士。其墨固足傳也。

又松圓閣墨一截。上大書程孟陽字。

程君房陳玄墨。製極大。今存其碎餘。堅光射人。如小兒目睛可愛。

君房玄元靈氣阿膠墨。萬曆庚戌。薄甚。重不滿錢餘。

其製一而厚者。余往往見之。包以綾文。畫牡丹其上。始入匣。亦異今時也。

余端蒙墨精。不知何年製。有墨精緣起。載明皇所見。甚悉。極香。亦非近時物。

汪仲嘉公孫合造李法墨。有百年如石。一點如漆。二語。李法二字。近墨家多用之。

汪仲嘉山竈輕烟復古墨。萬曆丙午。

方于魯青麟髓小墨。有世寶字。近程鳳池遂以世寶名第一墨。

于魯寥天一墨。一截。青麟髓爲于魯第一墨。余見其數十種。製各不一。有方者。正畫一麟。多用熊膽。砥之甚苦。舌形者。橫作龍形者。龍纏身而銜珠於其口者。有云于魯超世之墨者。余有于魯九玄三極墨。亦與君房墨並藏。兵火中先人手澤也。已贈使君矣。再索視之。云爲好事者奪去。惜哉。按于魯初執事君房家。已自爲墨。遂狎主齊盟。不相下。至訟於官。嘗以贖者。應郡守古公重購。古公怒。請驗於汪左司馬。逮而笞之。邢子愿號知墨。每云于魯規模色澤勝耳。左司

馬差愧太玄董狐。或別有秘。合為司馬。出一瓣香。未可知也。要之幼博君房。俠于墨。意專在名。于魯多為利。利則真贗雜出。無疑矣。君房墨有次第。而烟皆佳。至最下為妙品。亦足當上乘。此兩氏之別乎。

潘方凱開天容墨。萬曆庚戌。如韋軒寶藏。余舊有數種。方圓不同。皆漱金。亦檢以贈使君。使君所自藏。金退矣。殆藏之未得其道也。

汪季常一莖草墨。萬曆庚戌。

葉環源玉髓墨。形小圓。陰書環源陽書玉髓四字耳。

又一種形方。上畫奎像。亦精絕。董玄宰先生生平好用環源墨。環源遂大知名。

吳幹古秋葉墨。

吳玄象紫雪墨。亦數種。有玄榜之精。原始之液。九轉百煉。神明紫雪銘。茲所列乃蘇松居士家藏者。紫雪形模皆質古。當熹廟時。百昌以富巨萬賈禍。空不惜物力為墨。其真者不在程方下。近所擬乃俗甚。

吳去塵墨。一截。不知何製。去塵在落曠時。始為博古新樣。品目至六十餘種。炫耀光景。較之君房土羹。而

寶几叢書

雪堂墨品

四

二集

象箸大抵效法世廟時邵格之所為者。然形式既殊。物料絕勝。其牀頭捉刀。遂復寥寥不可多遺。久索乃得此。以奉使君。去塵先孝廉執友也。向所藏頗多。今乃若海上三山。世變使然耶。

黃賓王龍文雙脊墨。萬曆辛亥。有銘。自書放言居士。東林所稱黃正賓者是也。亦與先君子遊。猶見其扇上詩字云。龍文雙脊。廷珪舊墨名也。放言倣之。紫雲閣藏墨。上書壬寅春製。不知姓名。亦精甚。

吳君章太紫重玄墨。守玄居監製。世傳其天峰神物。

佳。余見之。亦松烟之類焉者。

方澹玄非烟墨。萬曆癸丑。舊見其墨。說公安珂雪先生筆也。歛太常吳先生防兵於蘄。曾出以贈先孝廉。佳甚。今亾矣。此蓋舒氏贈予者。

吳喬年知止堂柔翰齋墨。萬曆戊午。圭形。

詹雲鵬金盤露墨。作落花流水製。漱金。舒小康以壽予。今贈使君。

德藻堂水蒼玉。上書季園墨。

吳蓋卿寫經墨。小不盈寸。上書心經一卷。此等殊不

異。近見葉栢叟輩亦倣此。所刻心經更楷。

羣玉冊府大圓墨。不知何人製。

朱一涵雙滄化光墨。鳳文。漱金。銘曰。日中黑帝澄玄。

淳。月中墨帝淳屬金。是曰雙淳。雙淳之精。淡漠無形。

宰萬物而天下文明。此一涵第一墨。向余多藏之。頃

亦難索。一涵時人耳。遂珍如此哉。

汪美中一莖草墨。天啓甲子。

吳叔大天琛倣古箸小墨。

軟劑。天琛倣承晏墨。

新安上色墨。亦天琛。此玄栗齋第一墨。其所倣雪堂

義墨。皆以天琛行。

徐伯經龍賓墨。

吳鴻漸漱金青麟髓墨。

吳鴻漸玄此脂。桑林里第一墨。自朱一涵至此八

墨。皆時製。所謂檜以下無譏者也。然時墨中。亦有絕

佳者。如鳳池世寶。葉玄卿太乙玄靈。栢叟最上乘。不

可勝數。亦當旁搜。以資著書之用。若小華道人中山

翰史諸公。余閒見之。然未易得也。

昔蘇子瞻在黃。於雪堂試墨。三十六丸。掄其佳者。合爲一品。名曰雪堂義墨。歛人吳叔大。遂倣其意。作義墨三十六丸。雖不免時製。而肖形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而雪堂墨匣猶存。暇日搜使君所藏。及余家所藏舊墨。贈使君者。亦得三十六丸。因以其匣。並遺使君貯之。亦雪堂遺意也。又按王朗守會稽。子肅隨之。東齋忽夜有女子從地出。稱玉女。曉別贈墨一九。肅方欲註周易。因此才思開悟。使君守黃五年。構東齋於雪堂之

左著書吟諷其中。今將母樓詩。往往稱東齋者是也。亦與古人偶合。因附識之。康熙九年。人日書於藕灣精舍。



此亦與古人辭令因循類之其類其半人口書也  
小者書今編其中今採其對篇並其神東微者其

檀几叢書二集卷四十一

武林王 焯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漫堂墨品

商丘宋犖牧仲著

余性嗜墨。向於黃州得三十六丸。詳張長人所撰雪堂墨品。今十四年矣。暇日檢笥中所續得又三十四丸。辨而紀之。名曰漫堂墨品。云。康熙甲子。日商丘宋犖記。

止雲館寫經墨一面方氏珍藏兩旁彥成專製萬曆  
丁未明一元造上漱金字嵌珠重四錢一分

寥天一下畫一主人方印一面汪伯玉銘建元墨旁  
辛丑字重二錢一分

草玄亭墨旁庚戌吳汝修製楷書一面雙螭嵌珠上  
倒香字小圓印漱金重二錢三分

龍香劑說虎齋藏上庚戌字灑金嵌珠重三錢二分  
龍香劑一面十笏齋篆書兩旁萬曆甲辰年歙吳康

虞造行楷重四錢五分

墨皇一面汪儒仲藏於快雪樓上巳未字楷書重一  
錢七分

方于魯瑞元極品漆成斷文重七錢五分

玄蟬露一面精一齋藏上辛亥楷書漱金重二錢四  
分

來喜閣製墨下覺我方印萬曆巳未楷書墨首兩面  
盤螭如古碑重一錢三分

九玄三極一面建元二字楷書式甚奇古重一錢八  
分

羲蒼篆墨。緜麟齋藏篆書。歛方于魯。做易水法造。楷書。一面龍文。子封氏督製。小字。漱金嵌珠。重四錢二分。

玄元靈氣。下程幼博方印。一面程大約銘。上庚戌字。旁君房氏。三半字。薄甚。重二錢一分。

觀妙齋墨。一面吳肇一製。旁萬曆壬子。楷書。漱金嵌珠。重二錢四分。

玄玉。一面吳雲卿珍藏。八分書。重三錢六分。

書家光。一面蘊真閣藏。歛方林宗製。上為朱太史先

生珍賞。上下雲頭方印。林宗二字。重四錢六分。

空賞齋墨。楷書。漱金。上嵌珠。重二錢三分。

祝彥輔九玄三極。楷書。邊微高。重二錢一分。

函一墨。下尚友齋印。一面曹和初製。重一錢七分。

玄精。一面開道人三字。八分書。下東岡印。落花流水

式。塗金。重二錢。

寥天一。一面吳玄象監製。楷書。上下作雲頭。重二錢

二分。

雙淳化光。一面朱一涵銘。八分書。漱金漆邊。重九錢

二分。

爽閣墨。一面壬戌大年氏藏。灑金。圓而扁。濶一寸長。倍之。重三錢六分。

虛白齋墨。一面壬戌年製。行書。灑金。線邊。上圓。重四錢二分。

吳大年做李法。一面水華居珍藏。上壬戌二字。漱金。線邊。重二錢八分。

野絃堂藏墨。一面崇禎元年楷書。圓印。有家字方印。浚明字。重二錢一分。

延陵吳元養墨。篆書。劾崇禎年造。楷書。鎮紙式。重一錢四分。

右二十六笏。得之遼。左張秀升氏。秀升曾為新安太守。

太圓墨。一池春綠。四行書字。一面盤螭戲水上。笏小。華逸。史又水雲居製。楷書。重一兩五錢五分。以粵紗。易之米編。修紫來。

極品墨。半笏。下隸書不全。一面游陽草書字。當是邵格之製。重五錢二分。

當朝一品墨半笏花邊一面仙人吹簫立鰲首重五錢二分。以上二墨從子靜姪得之。莊敏公舊物也。文嵩友墨。隸書下葉向榮珍藏。向榮小印一面牡丹雙鳳。刻萬曆丙辰年造。上大千氏楷書。宣城袁士旦贈重三錢八分。

赤水珠。兩面雙螭盤繞。刻柔翰齋三篆字。上有小銅環。係新安程山尊扇頭物。解贈重二錢。

玄芝墨。壽星文。一面楷書銘。舊為漢陽熊次侯太史贈。存實兒奪去。今只存一段。復從子靜得之。重四錢。

二分。

玄璧。下程氏君房印。一面盤螭。上妙品字。漆色如新。麻城劉子貞贈。重九錢。

吳去塵墨。一面太極圖。一面百子文。上盤螭紐。刻去塵監製小字。亦山尊贈。重一錢二分。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檀几叢書二集卷四十二

武林 王 焯 丹麓

同輯

新安 張 潮 山來

水坑石記

虞山錢朝鼎黍谷著

論硯者必首端石而石則以色純而潤質堅而細叩之錚錚者為上向與中州士大夫遊所閱古視多矣其佳處亦不出此數者後在嶺表往來端州最久乃知向之論石者未盡然也取石之穴數處以水巖為

檀几叢書 水坑石記

二集

最土人云水巖開于成化中。此開之最後者也。宣德中所開者曰宣德巖。其石亞于水巖。而勝于老坑。老坑則宋時所開也。所以唐硯必無端石。而宋硯必無水巖。以其巖之尚未開耳。水巖得石最艱。石之至中原者絕少。中州士大夫亦罕見之。宜乎其論硯之說未盡也。老坑之外。又有朝天巖。屏風背。朝天巖石。又次于老坑。而屏風背其最下也。然數穴皆出于爛柯。一山而所謂老婆坑。及新開數坑。則在府城之北七星巖側。與爛柯山尚隔一江。遠數里也。爛柯在峽口。

南岬出峽之右。有溪流出焉。溪東卽爛柯山也。登岬不百武。爲水巖。巖之穴有二。舊穴已坍。乃復巖北鑿一穴以入。取石之處。已低于江數尺矣。春夏水漲。巖中有潭水。滿不得入。潭有入竅。而無出竅。霜降水落。水留潭中。必須人挽汲。而穴路低窄。僂僂以入。非可擔負。須人列坐其中。抱甕左右。相遞接。以上達于巖口。凡用七十餘人。月餘而水始得涸。入巖四五丈。卽須篝火。路屈曲高下。丈許。便須一燈。燈用豬脂。他油則烟盛。而人目不得視也。所費人工資用。非數百金。

不可而春至水發則潭又溢而前工盡棄矣此巖石之所以艱得也水巖之石聲不錚錚色不純勻而無不純之痕石無紫赤如猪肝者紫中微帶淡白淺青之色其紫處有中濃外澹或圓如錢或散成片者俗謂之火捺文淡白處如雲如烟無定形者謂之蕉葉白也又有所謂青花黃龍雀班翡翠諸石此皆石工相傳之語佳處原不在此只以此為水巖之別他處則無之耳總之其色以如霞光雲氣遠望繽紛而近視無皎然之痕其質賦滑而潤比他石稍溫撫不留

手可以暗中摸索而得此可為知者道也江南惟曹秋岳嚴伯玉可與論石以其客嶺南久所藏水巖最多餘子耳食不當捫燭扣盤為之噴飯因存其說如左

燕山程維翰卷著

甲子仲夏返京師過山左道訪進長胡子恒先生因客署中三月無日不撫紙動筆一紙值倪子汝明陳子翁思曰美哉君之奇癖也情於書畫間先會君子後更公何學也



不可而在。水之則。亦又。然而。前。下。盡。棄。矣。其。所以。取。得。也。水。最。之。石。澗。不。碎。碎。色。不。純。勻。而。不。純。之。痕。石。無。紫。赤。如。猪。肝。者。紫。中。雜。勝。淡。白。淺。青。之。色。其。光。處。有。中。微。外。澹。或。圓。如。鼓。武。散。成。片。者。俗。謂。之。火。捺。文。澹。白。處。如。雲。如。烟。無。定。形。者。謂。之。燕。雲。也。又。有。所。謂。青。花。黃。龍。雀。石。此。皆。石。工。之。所。得。也。其。食。不。當。味。歐。味。盤。為。之。配。因。其。質。收。於。山。巖。自。至。何。與。論。百。以。其。容。落。南。入。泚。燕。水。巖。景。手。河。以。部。中。巖。素。而。掛。北。河。為。味。香。巖。山。玉。南。對。曹。

檀几叢書二集卷四十三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琴學八則

燕山程雄穎菴著

甲子仲夏。返京師。過山左。遂訪運長胡子懷

先生。因客署中三月。無日不撫絃動操。一夕

值倪子汝明。陳子繪思。曰美哉。君之音。移我

情於霄漢間矣。舍君不從。更於何學。乃以琴

理問余。余曰：微矣。擇其淺者數則，使子等易習而易知。何如哉？遂次為琴學八則。

一上弦。先上五弦，以不鬆不緊為度。次上六弦，以食指按五弦十二徽半，以大指撥散六應。次上七弦，以食指按五弦十徽，次上一弦，以食指按本弦七徽。大指撥本弦，名指勾散六應。次上二弦，食指按本弦七徽。大指撥本弦，名指勾散七應。次上三弦，食指按本弦十一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五應。次上四弦，以食指按本弦九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七應。則諸弦

皆調矣。上弦須略緊一分，而後按徽配合，不致大差。如五六七弦，在徽上應者為鬆，徽下為緊。一二三四弦，在徽上為鬆，徽下為緊。或弦鬆，用大指向外，而食指向內，則緊。若弦緊，將大指向內，而食指向外，則鬆。此雖麤迹，然亦不可不知。其上弦以縱法上之，用手帕攪弦而上，且手不患無力，亦不受疼。

二置琴。几置琴於几上，其身體必須離几尺許，端肅而坐。斜對五徽，椅宜高，几宜低。其軫與鴈足下，亦必設琴薦，或氈或絨片，以水濕透墊實，則琴不致推動。

几離軫四指以便推放。無使左手高而右手低。尤忌  
曲臂灣腰。若身近琴几。不但下指局促。其力亦不能  
運用。而鞠躬拮据之形。盡情顯出。其於琴品。亦何足  
觀。只離几遠。則過身之力。到臂。兩臂之力。到指。十指  
之力。到尖。而運指動弦。自然臻妙境矣。琴几高二尺  
四長三尺寬

二尺以竹葉石為心。或紫檀鑲柏  
木亦可。其脚不可細。此係周尺。

三和弦和者。必取回音相合。引而俱長。無少參差。始  
謂之和。古人論聲。有天地人三等。鼓琴原以人聲而  
參天地。其清濁高下。審辨甚微。若按徽挑勾。專憑地

聲。恐初學耳根未淨。猶有臺釐之謬。仍不能和不若  
取天聲。清虛不雜。其聲自純。故依徽間勾。而聲不準  
者。再打泛音。使兩弦餘韻合而不散。此真天然之和  
也。而音無夾雜。又極易於分別。從此而推入地聲。又  
推之人聲。皆可以相合之。由參透此機。琴理已思過  
半矣。

四修指。今人動曰甲肉相半。緣甲附肉而生。自有剛  
柔相濟之用。非謂甲有甲音。肉有肉音。兩者可以各  
見也。故修指。右手貴去指甲之稜角。淺不露肉。深不

露爪始能取音圓綻。其左手指甲亦須磨圓。若能去  
至肉裏者更妙。余故云一月三修。不但護惜琴弦而  
更保全琴面。其於換指按弦更屬有益。  
五搭弦如右手運指發聲之後。其指卽須搭弦。不可  
撇弦而起。或中指勾一。隨手搭住二弦。則第二聲或  
剔或勾或抹或挑。該是何弦皆可應指而得不失分。  
寸其挑七亦宜抵住六弦。爲第二聲着弦之度。至於  
左手大指名指亦有勾撥之處。與右指同功。宜相緩  
急。緩彈猶得逐弦按徽。若緊彈時則必須一指捺住。

兩弦。或至三弦。始可接續出聲。不致間斷。而手法自  
無急遽之病。右指彈之。益覺利便。又第二聲如有搯  
起爪起。同聲放合之類。宜用指尖。而不用節。則指法  
不滯。如此用指。久之習熟。自無右顧之病。而心目精  
專於左指。其按徽必免參差之失矣。

六按徽者。爲聲韻之準則。五音六律皆在其中。最  
爲精要。徽數一差。失之毫釐。其間源流盡失。不可言  
琴。唯心曰。注定左指。不使分毫假借。則發音必歷歷  
分明。其於剛柔相生。連絡呼應之妙。亦卽於徽中備。

具始不謬於作者之旨。若按徽不准。偶得新聲。輒云可以駕前人而獨上也。究至離音破律。百病叢生。恐弄巧而翻拙耳。不可不慎。

七發聲。夫聲原從指出。左右手指除禁指外。餘者皆屬緊要。而其間用力分數。不可不知。如右手中食二指。約用十之六。名大二指。約用十之四。其左手。大指十分中。約用六分。名指約用三分。中食二指。各一分。然諸指中最有力者。莫若大指。而過抑之。亦易於失音。故凡劈宜剛。而必帶柔意。托宜柔。而必帶剛意。名

指最無力。打摘忌浮。中食指雖有力。然單用一指。其力仍薄。又宜加意。凡勾宜重。而實剔則脆。而輕抹比勾之重者。略微挑。宜輕。而更有情致。其左手如大指。綽必曲。而至徽。注直其節。若左指未至徽位。右指不可就彈。半路發聲。此琴中最忌者。中食指按徽。亦同。其名指按徽。極欲堅實。因其無力。易軟。宜將中食二指。擠緊於名指。或搯或吟。或猱或綽。注再無不實之理。且於緊彈處。更可兼管他弦也。但吟猱中。亦有辨焉。小者為吟。其指不離徽位。大者為猱。將指出徽上。

下寸許。如此則吟是吟而徐是徐。決無混雜之病矣。故學琴之士。得手無先後。若能於右手用指尖取音。而得其輕重。於左手按徽。實中仍活。滑中能留。則聲之所發。自不同於凡響。

八取音。取音之理。全憑兩耳。必須細察其孰為剛。孰為柔。孰為剛中之柔。孰為柔中之剛。循也。聲音之道。皆由天造。其中高下抑揚。悉本陰陽自然之理。生生不息。故淺之足以悅人心。微之即可通造化。大約音有起。必有應。如呼吸然。而剛柔之節。已默寓於其內。

故起音剛者。必以柔應。非曰柔能制剛也。蓋剛本生於柔也。起音柔者。必以剛應。亦非曰剛能制柔也。蓋柔本生於剛也。能辨其相應。即相生之機。則音學雖微。已參妙諦。而按弦運指。不期其合而自合矣。此上乘法也。金鍼暗度。唯慧心人能自得之。

檀几叢書二集卷四十四

武林 王一暉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觀石錄

侯官高兆雲客著

出北門六十里芙蓉峰下有山焉連亘秀拔。溪環其足。志云山產石如珉。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長老云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輦致巨石塞其坑。乃罷貢。至今春

雨時。溪澗中數有流出。或得之於田父手中。磨作印石。溫純深潤。謝在杭布政常稱之。品艾綠第一。卒歎其未見也。謝歿五十年。吾友陳越山。齋糶采石山中。得其神品。始大著。去秋予江左歸。好事家伐石於山者。凡三月矣。日數十夫。穴山穿澗。摧岸為谷。達路之間。列肆置僮。耕夫牧兒。咸有質質之色。於是名流學士。懷瑾握瑜。窮日達旦。講論辨議。錦囊玉案。橫陳齋館。接文采則增榮。其欣賞則無倦。

予也。負病慕悅莫致。往往命駕周覽。故人之家。心目旣蕩。嗜好為移。詎比烟雲過眼之喻。迺憶所見。錄為一卷。聊以自娛。且慨茲山焉。陳越山二十餘枚。美玉莫競。貴則荆山之璞。藍田之種。潔則梁園之雪。鴈蕩之雲。溫柔則飛燕之膚。玉環之體。入手使人。心蕩。林道儀。甘黃無瑕者數枚。或妍如萱草。或穉比春柑。白者皆濯濯冰雪。澄澈人心腑。

彭十厓。凡五十有一枚。清秋雲日俱淨。空山天色者。



一。一橫二寸高半寸。望之如郊原春色。桃李蔥蘢。一如出青之藍。蔚蔚有光。一黃如烝栗。伏頂有丹沙。茜然沁骨。徑半寸方者。一如硯池點積。墨瀋明潤。欲吐一枚。長寸有五。廣八分。兩峰積雪。樹色冥濛。飛鷺明滅。神品。一如凍雨欲垂者。方寸。夏日蒸雲。夕陽拖水者。各一。如墨雲鱗鱗起者。一。半寸薄方。有北苑小山。皴染蒼然。冰華見青蓮色者。一。逸品。一長方。如美人肌肉。方寸中含落蕊。落霞者。二。一。二寸方者。通體如黃雲。中曠曠。影。葡萄太。

立犀花艾葉綠鹿文苔點各一。俱妙品。白如玉者。二。甘黃玉者三。

陳嵩山一枚。膚理瑩然。映燭側影。若玻璃。無有障礙。方二寸。高三寸。重九兩。

林陟廬如棕文者一。一徑寸方者。精華爛熳。如數百年前琥珀。瑩透栗囊色者一。玄玉者一。瓜穰紅白者一。小方柱一枚。如蔚藍天。對之有酒旗歌板之思。一渾脫高貴。若象牙。不辨為石。二寸而方者一。紅絲縈胃。麗同媽膚。一。半寸方柱。溫純。澗太液。

之藕大谷之梨未足方擬

王君寵十八枚漢玉色楊璿作狐鈕項上微紫神品

如赭黃羅方柱二一枚微紅散若晚霞時稱晚霞

紅霜姿玉色徑寸者二血浸甘黃者二

楊去聲霞紅雲青相雜者二一黃如枇杷血浸半面

重可五兩妙品

唐湛一方潤勝漢玉正面遠山如黛數株春樹雲

氣蒼蒼神品

李某徑寸一方如秋空無雲天色獨垂鵝兒黃者一

一脩寸半徑二分置掌上盈盈瑤光為水光含春

蠟色湛冰綃者各數枚一枚皎然如梨花薄初日

楊璿作鈕者八九韓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

紫礪盡致出色繪事

二勝道人一枚色如雲握之其中水泊泊然動

長慶定公方寸一枚碧若春草通體艾葉小花神品

友人齋館肆中雜見黃柑喫手秀色通理者一曰如

肌膚者一何郎傅粉遜其本色一新黃如秋葵亭

亭日下一如雲海浴日微吐其暈龍鱗過雨者一

一晶瑩玉色如莫愁湖中新藕沉香色一海天晚  
照一神品水墨玄精各一玉無瑕者一一半寸引  
首殷紅若棠梨花片一如文犀中有粉蝶半翅藍  
纏絲瑪瑙一黃羅纈紋一雨過雲月一風雨射空  
寒氣迴薄孤峰沉冥一枚方寸白玉膚理微有  
粟起大似趙妃雪夜待人時一如春雨初足水田  
明滅小米積墨點蒼一共十九枚

石有絡有水痕有沙隔解石先相其理次測其絡於  
是避水痕繫沙隔以解之石質滋潤鋸行其間則  
熱行久熱迫而燥則裂解法水解爲上鋸行時  
人提小壺徐傾灌之

石埋不一相石爲難膚黃中白膚白中白膚蒼中黃  
中玄黃膚黝然不可以皮相

石有水坑山坑水坑懸綆下鑿質潤姿溫川坑發之  
山蹊姿闇然質微堅往往有沙隱膚裏手磨抄則  
見水坑上品明澤如脂衣纓拂之有痕

潘子和謝奕硯工高手攻石能得理好事家獲石旣  
夥二人益自矜以禮延致不可卒至或造廬焉映

門一諾。童子負器先驅矣。

每解一石。摩肩圍繞。心目共注。幸得妙品。傳觀閩閩。交手喜妬。

石初剖。須琉球礪石。磋之既磋。磨以金閩官。既磨竟。以水浸解。葉縱橫措拭。無有遺恨。然後取麝。鄴平置几案。運石鄴上。徐發其光。

湛一詣陟廬竹堂看石。方開篋。趨令收却。予訝之。笑曰。不敢久視。恐相思耳。

卞二濟壽山石記云。壽山在重巒複澗中。距福州府

治六十餘里。有坑名五花。志云所產石類。珉。志語未詳。嘗竊訪之。舊聞宋時。采取病民。有司言上。請得以巨石塞坑。路由是取之者少。卽得之亦不甚。示寶於人。邇來三四年間。射利之徒。盡手足之能。鑿山博取。而石之精者出焉。間有類玉者。珀者。玻璃。玳瑁。殊砂。瑪瑙。犀。若象焉者。其爲色不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別有細者。縑者。綺者。縹者。蔥者。艾者。黝者。黛者。如蜜。如醬。如鞠。塵焉者。如鷹。褐如蝶。粉如魚。鱗如鷓。鴒斑焉者。舊傳艾綠爲上。今種種

皆珍矣。其峰巒波浪，穀紋鳳理，隆隆隱隱，千態萬狀，可彷彿者，或雪中疊嶂，或雨後遙岡，或月澹無聲，湘江一色，或風強助勢，楊子層濤，或葡萄初熟，顆顆霜前，或蕉葉方肥，幡幡日下，或吳羅颺彩，或蜀錦繡文，又或如米芾之淡描雲烟，一抹，又或如徐熙之墨筆丹粉，兼施。言夫奇幻，有不勝形，噫亦異矣。夫土出之寶，無勝於玉。按王逸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而茲石之美，何必不然。又滇志：點蒼之石，白質青章，具山水草木之

狀。今觀屏風几榻，祇一色耳。其精瑩滑潤，不如也。由是觀之，玄真備其采色，而不能得其波巒，點蒼有其波巒，而不能如其采色。疑若帝遣鬼工，挾南海蚌，淚之屬，澆入礪砢，雕鏤點染，而後然者，甚矣。造物化工，其不可思議，至於如此也。或曰：量其大小，輕重而數倍其直，豈價欲比玉耶。予曰：玉所以貴者，堅而不脆，叩之輒鳴，使茲石亦堅而有聲，何必曰玳瑁，何必曰珉珉也。且玉之至美者，不貲，茲為價僅數倍。近世士大夫，取青田為圖章，甚且

計兩而二三其緡。顧孰與茲石。尤陸離滿目也。或曰。丹砂雲母空青之屬。利用於人。茲用果奚利。予曰。充玩好也。獨不曰玉卮無當。有萬鎰時乎。昔者靈璧之石。米元章尚乃袖而愛之。使其當此殉之性命。且何如矣。夫天下四洲。華藏莊嚴。微塵所不能盡。但求之。

今皇帝版圖。度出石鮮如此者。予友陳越山。林道儀。彭木厓。石鐘林。陟廬兄弟。率購藏之。每爲予陳於几案。儼遊山陰道。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使人應接不暇。予貧不能購。聊記一則。以當藏石。庶天下知閩之奇如此。

予戊申作此錄。錄中吾友六人。客三人。方外二人。共十一人。今亾其四。雜見之友人。亦亾其五。嵩山涉廬。越山之石。以貧散。湛一一石歸予。爲十叟奪去。十叟亦亾。今不知處。木厓石最多。亾後不能守。李某晚爲石賈。頗得錢。君寵。越人去聲。與雜見者。皆不可問矣。予最後有七枚。今秋燬於火。火後者。豈堅如玉。白

者多崩碎。可證物虛實之理。丁巳後。大開山。日役民一二百人。環山二十里。丘隴畝。皆變易處石。昇至大者。鑿鞍轡。小者為鞞。較之宋坑造器。民勞百之。按伐石之始。自陳公某。某之石人不得見。既沒。家無一枚。白戊申迄今。一紀。伐鑿之禍未息。近五行石妖云。或曰。山以壽名。十年中。郡人恒天折不壽。埋或然歟。已未臘夜跋。

檀几叢書二集卷四十五

武林 王 晬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紅木軒紫泥法定本

新安汪鎬京快士著

世之言印色者。必本于宣和。猶之乎言墨者。本于易水也。易水之法。予鄉得之。宣和之秘。未之聞也。蓋諸書所載。及四方博雅家所藏之方。俱詳于製油。而略于砂與艾也。且其說

又各不一。夫天下之事。有物必有則。豈作者獨無一定之法。則歟。或因後人珍秘。致成廣陵散歟。已未秋。予從冀北歸。卽坐紅木軒中。經之營之。製度精良。必求盡善盡美。而後已。將及一載始成。迺非一切可以比並。其間妙處。全在染砂。染艾。曬油之三法。誠所謂闕一不可者也。旣得三法。便成十珍矣。十珍者。一明。二爽。三潤。四潔。此四者。妙處在于染砂。與艾也。五易乾。六不落。七不滯。八不粘。九不羶。十不凍。此六者。又得力在曬油也。雖然如是。猶有疑焉。恐歲久不能如初。又自念經營苦心。遂以次第功夫。筆之于書。並留一小箋。約過一紀而後取驗。年來鹿鹿。今夏稍閒。乃啓前函觀之。當時箋上印章之艷麗。不減毫髮。且越十有七年矣。于是前疑頓釋。重將前藁較定成帙。名曰紅木軒紫泥法定本。或庶乎可以補宣和之秘。且不令予之苦心。又成廣陵散也。



染砂法

赤如丹砂。烏用染為其所以期于染者。有不易之理。在蓋丹砂鍾靈。原有本來真炁。護其華彩。印色之製。去其炁而用其質。所以歲漸久。則色漸淡。惟畫家用之。歷歲雖久。顏色如新。豈物有偏勝于彼此耶。工夫不同耳。畫家設色。積以成之。所以有烘染一法。是知人力可以保其天真矣。予乃仿之。而先染砂。雖觸類旁通之意。然而宣和墨色。至今艷麗。未必不是此法。故曰砂期于染者。一定不易之法也。

選砂要明淨。不淨則夾鐵不明。恐是方士燒鍊之餘。最宜慎之。乳砂初下手。如左旋。則自始至終。俱要左。若右旋。則始終俱右。切忌一左一右。先乾乳。至細欲栩栩然而飛出。則用燒酒同乳。至無聲。再用膠水少許。沖河水飛之。飛不下者。粗也。再乳。飛至紫色者。脚也。脚去之。先飛下者。為漂浮于漂上者。炁也。炁棄之。先後飛下者。俱曬乾。和于一處。再乳。飛一次。無炁。浮即止。凡飛砂一次。須用滾水出膠。一次。凡水要江河。不宜井水。飛淨砂四兩。用北京金華烟脂十片。以天泉浸取其色水。

拌砂曬乾以水完為度。

紅艾法

艾本無紅良工苦心能奪造化藥之五味各擅其長艾性溫和紅花生新俱草本也艾之力在絨紅花之精英在脂而不在質脂非絨不合工夫必到為佳工夫一到艾便紅矣。

艾必蘄州不獨多絨且性又溫煖製絨不宜見水先揀淨曬乾椎之篩之黑點漸少再曬磨之以馬尾羅篩用手搓之黑盡即絨矣。艾絨一兩用紅花膏

子一碗浸艾曬乾膏既盡艾絨如未大紅加膏再浸

曬必如紅寶石為度。膏子大紅染坊及造紙作坊中俱可買亦可代北京烟脂

曬油法

曬油曬苳麻油也按苳麻子殼黑而仁白秉卦于坎得令于金所以有收腸拔毒之能昔人用之豈無意焉蓋引用佐使諸味非其大力不能統攝先以凡火煉之後呈大陽真火煨就故印色十珍曬油功居其六也。

苳麻子油 二十四兩  
白芨 五錢  
蒼朮 二錢  
川附子 三

錢 肉果 一錢 乾薑 二錢 川椒 三錢 金毛狗脊 二錢 信

一錢 斑毛 七個 皂角 一錢 同入砂鍋熬至滴水成珠

去渣再加白礬 末三錢 無名異 末三分 共入磁餅曬

以油至 十六兩 為度

合印色法

製砂 一兩 製油 二錢四分 先入乳鉢照前乳砂法順

乳至油不浮砂不沉再加製艾絨 五分 仍前順乳三

百匝為度

用印色法

燒燭兩處風頭先完印色珍重昔云筆

硯精良人生一樂此精良之在我也印色增我印

章之光華豈不更親切于筆硯哉作用法

一慎收貯 舊磁第一 品玉次之 不宜銅錫 最忌漆器犀象及石尤所忌也

一養色澤 收貯池中如攢寶塔油在四邊 常合關養色則鮮明又能永久

一勤翻調 砂體沉下油性浮上翻調既均和其體性 十日半月宜調一次印出紙上自然有神

一戒動搖 持正按文則切勿動搖苟一動搖白文 則細朱文則粗其至模糊失其本意

一宜拭淨 隨用隨拭務宜潔淨苟若不拭 殘物粘滯能壞印色更壞印章

一宜薄墊 薄則平正厚則高低紙以廿四及三十張 訂成一帙以備文房不用書卷又為敬慎

一宐翻曬。春冬日暖宐曬一時夏秋日烈宐曬一刻更宐慎密毋使灰落久而不動印色自壞

一慎靈濕。甚種後靈概宐高閣冀北風高防其灰入南山烟雨斤鹵卑濕高藏慎密又宐常曬

攜遠

出外不問涉水登山。必須另換一長磁罐。盛之上。虛其四。防沁油也。油沁不惟壞印色。恐油污他物。須再用一錫套護之。安頓妥帖。載之負之。俱無虞矣。

闢謬

謬因妄生。久而成譌。以譌傳譌。將安抵止。聊摘數端。以見其概。或曰宐加珊瑚。紅光顯灼。殊不知珊瑚之

色。人力爲之。其說謬矣。又曰宐入乳金。金碧輝煌。且勿論其理之可否。卽據其方而言之。印色一兩。加飛金二十張。會計金之重。僅釐許。豈能久乎。其說又謬矣。更有言加石青。能令印色發紫艷者。夫丹砂石青。同一八石也。畫家用其色。醫家用其味。旣不聞于丹青之秘。又不見于岐黃之篇。則其說尤謬矣。蓋印色之光華艷麗。原在于製度精良。庸人不究物理。希圖省力。意謂此可以代彼。所以有種種諸妄。不一而足。故曰謬因妄生。博雅君子。幸毋受其欺也。

補遺

印色有五彩。紫者用紫粉。紅者用丹砂。青者用石青。綠者用石綠。黑者用青烟。以蒸蜜同燒。酒等分。不拘某色。但要調均。再入艾絨拌用。予曾試之。只可隨製。隨用。不能留信宿。或云此古法也。載之以備攷。

白種草麻子取油法。不擇地。不勞人力。清明後。夏至前布子。中秋後收之。先曬乾去外包衣。再下鍋微炒。連殼搗碎。重下鍋。用水少許。煮數沸。見油即取起。以布包。川木板榨下油。曬澄去脚。取油。聽用。若收子多則往

油坊打油最易

岐黃家有言。藥須道地。取其真而有效也。獨草麻油產北方。既難致遠。且市者又多雜油。而無純真者。莫若自種草麻子。取油為妙。况隨處布子一粒。即可收五七升。四升取油一觔。不但可佐文房。若廣樹之。取油造燭。以荻作薪。又可為陶朱公作一補遺之篇矣。丙子端陽日。紅木軒主人汪鎬京識。

補遺 紫泥法



黜銀錫及閩豫甕而尚宜興陶又近人遠過  
前人處也陶曷取諸取諸其製以本山上砂  
能發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傾金注  
玉驚人眼高流務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  
壺重不數兩價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  
金爭價世日趨華抑足感矣因攷陶工陶土  
而為之系

創始

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翻靜有致

習與陶缸甕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激練捏築為胎  
規而圓之剝使中空踵傳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  
人遂傳用

正始

供春學憲吳頤山公青衣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供  
春于給役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搏胚茶  
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  
腹半尚現節腠視以辨真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  
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世以其孫龔

寶几叢書

陽羨茗壺系

二

二集

姓亦書為龔春

人皆證為龔子于吳同卿家見時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聚

云訟

董翰號後谿始造菱花式已殫工巧

趙梁多提梁式亦有傳為名良者

玄錫

時朋即大彬父是為四名家萬曆間人皆供春之後

勁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行四名養心製小圓式妍在樸緻中允屬名

玩

自此以往壺乃另作瓦缶囊閉入陶穴故前

此名壺不免沾缸罈油淚

大家

時大彬號少山或淘土或雜礪砂土諸款具足諸土

色亦具足不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初自

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後游婁東聞陳省公與琅

琊太原諸公品茶施茶之論乃作小壺几案有一

具生人閒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于陶

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羣之目矣



名家

李仲芳行大茂林子及時大彬門為高足第一製度  
漸趨文巧其父督以敦古仲芳嘗手一壺視其父  
曰老兄這个何如俗因呼其所作為老兄壺後入  
金壇卒以文巧相競今世所傳大彬壺亦有仲芳  
作之大彬見賞而自署款識者時人語曰李大餅  
時大名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時大彬壺延致  
家塾一日強大彬作泥牛為戲不即從友泉奪其

壺土出門去適見樹下眠牛將起尚屈一足注視  
捏塑曲盡厥狀攜以視大彬一見驚歎曰如子智  
能異日必出吾上因學為壺變化式土仿古尊鼎  
諸器配合土色所空畢智窮工移人心曰予嘗博  
攷厥製有漢方扁觶小雲雷提梁鹵蕉葉蓮方菱  
花鵝蛋分襠索耳美人垂蓮大頂蓮一回角六子  
諸款泥色有海棠紅硃砂紫定窑白冷金黃淡墨  
沉香水碧榴皮葵黃閃色梨皮諸名種種變異妙  
出心裁然晚年恒自歎曰吾之精終不及時之粗

雅流

歐正春多規花卉果物式度精妍。

邵文金仿時大漢方獨絕今尚壽。

邵文銀

蔣伯琴名時英四人並大彬弟子蔣后客于吳陳君

公為改其字之敷為琴因附高流諱言本業然其

所作堅緻不俗也

陳用卿與時同工而年伎俱後負力尚氣嘗挂吏議

在縲綆中俗名陳三歎子式尚工緻如蓮子湯婆

鈔孟圓珠諸製不規而圓已極妍飭欵仿鍾太傅

帖意落墨拙落刀工

陳信卿仿時李諸傳器具有優孟叔敖處故非用卿

族品其所作雖豐美遜之而堅瘦工整雅自不羣

貌寢意率自誇洪飲逐貴游間不務壹志盡技間

多伺弟子造成修削署欵而已所謂心計轉粗不

復唱渭城時也

閔魯生名賢製仿諸家漸入佳境人頗醇謹見傳器

則虛心企擬不憚改為伎也進乎道矣

陳光甫。仿供春時大為入室。天奪其能。蚤嘗一目。相視口的。不極端緻。然經其手摹。亦具體而微矣。

神品

陳仲美。婺源人。初造窰于景德鎮。以業之者多不足。成其名。棄之而來。好配壺土。意造諸玩。如香盒。花盃。後猊爐。辟邪鎮紙。重鏤疊刻。細極鬼工。壺象花果。綴以草蟲。或龍戲海濤。伸爪出目。至塑大士像。莊嚴慈憫。神采欲生。瓔珞花蔓。不可思議。智兼龍眠。道子。心思殫竭。以天天年。

沈君用。名士良。踵仲美之智。而妍巧悉敵。壺式上接歐正春一派。至尚象諸物。製為器用。不尚正。方圓而筍。縫不苟。絲髮配土之妙。色象天錯。金石同堅。自幼知名。人呼之曰沈多梳。宏興垂壺之稱巧殫厥心。亦以甲申四月天。

別派

諸人見汪大心葉語附記中。休寧人字體茲號古靈邵蓋。周後谿。邵二孫。並萬曆間人。陳俊卿亦時大彬弟子。

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承雲從。沈君盛善。仿友泉君用。并天啓崇禎間人。

陳辰字其之。工鑄壺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家之中書君也。

鑄壺款識。卽時大彬。初倩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以印記。後竟運刀成字。書法閒雅。在黃庭樂毅帖間。人不能仿。賞鑒家用以爲別。次則李仲芳亦合書法。若李茂林。硃書號記而已。仲芳亦時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遜。

規仿名壺曰。臨比于書畫家入門時。

陶肆謠曰。壺家妙手稱三大。謂時大彬李太仲芳。

徐大友泉也。予爲轉一語曰。明代良陶讓一時。獨

尊大彬。固自匪佞。

相傳壺土初出用時。先有異僧經行村落。日呼曰賣

富貴。土人羣媼之。僧曰。貴不要買。買富何如。因引

村叟。指山中產土之穴去。及發之。果備五色。爛若

披錦。

嫩泥。出趙莊山。以和一切色。土乃黏膩可築。蓋陶壺

之丞弼也。

石黃泥。出趙莊山。即未觸風日之石骨也。陶之乃變

硃砂色。

天青泥。出蠡墅。陶之變黧肝色。又其夾支。有梨皮泥。

陶現梨凍色。淡紅泥。陶現松花色。淺黃泥。陶現豆

碧色。蜜泥。陶現輕赭色。梨皮和白砂。陶現淡墨

色。山靈賸絡。陶冶變化。尚露種種光怪云。

老泥。出團山。陶則白砂星星。按若珠琲。以天青石黃

和之。成淺淡古色。

白泥。出太湖山。陶餅盎缸缶用之。此山未經發用。載

自吾鄉白石山。江陰秦望山之東北支峰

出土諸山。其穴往往善徙。有素產于此。忽又他穴得

之者。實山靈有以司之。然皆采入數十丈乃得。

造壺之家。各穴門外一方地。取色土篩搗部署訖。奔

窰其中。名曰養土。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

壺成幽之。以候極燥。乃以陶甕皮五六器封閉不

隙。始鮮欠裂射油之患。過火則老。老不美。觀欠火

則穉。穉沙土氣。若窰有變相。匪夷所思。傾湯貯茶。

雲霞綺閃。直是神之所爲。億千或一見耳。

陶穴環蜀山。山原名獨。東坡先生乞居陽羨時。以似蜀中風景。改名此山也。祠祀先生于山椒。陶烟飛染。祠宇盡墨。按爾雅釋山云。獨者蜀。則先生之銳改厥名。不徒桑梓殷懷。抑亦攷古自喜云爾。

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蓋蓋宜蓋。不宜空。砥湯宜茗。香俾得團結。氤氳立傾。湯卽滌去。厥淳泔乃。係夫強作解事。謂時壺質地堅潔。注茶越

宿暑月不醜。不知越數刻而茶敗矣。安俟越宿哉。况真茶如蓴。脂采卽宜。羹如笏。味觸風隨。劣悠悠之論。俗不可醫。

壺入用久。滌拭日加。自發闇然之光。入手可鑒。此爲書房雅供。若膩滓爛斑。油光爍爍。是曰和尚光。最爲賤相。每見好事家。藏列頗多名製。而愛護垢染。舒袖摩挲。惟恐拭去。曰吾以寶其舊色爾。不知西子蒙不潔。堪充下陳否耶。以注真茶。是藐姑射山之神人。安置烟瘴地而矣。豈不舛哉。

壺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時大初年。皆細土淡墨色。上有銀沙閃點。迨礪砂和製。穀縐周身。珠粒隱隱。更自奪目。

或問予以聲論茶。是有說乎。予曰。竹鑪幽討。松火怒飛。蟹眼徐窺。鯨波乍起。耳根圓通。為不遠矣。然鑪頭風雨聲。銅餅易作。不免湯腥。砂銚亦嫌土氣。惟純錫為五金之母。以製茶銚。能益水德。沸亦聲清。白金尤妙。第非山林所辦爾。

壺宿雜氣。滿貯沸湯。傾即沒冷水中。亦急出水寫之。

元氣復矣。

品類用歐白瓷為良。所謂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閒軒也。製空弁口。遠腸色浮浮而香味不散。

茶洗式如扁壺。中加一盞鬲。而細竅其底。便過水漉沙。茶藏以閉。洗過茶者。仲美君用。各有奇製。皆壺史之從事也。水杓湯銚。亦有製之盡美者。要以柳匏錫器為用之恒。

附 過吳廸美朱萼堂看壺歌兼呈貳公

新夏新晴新綠煥。茶式初開花信亂。羈愁共語賴吳

燕曲巷通人每相喚。伊子真氣合奇懷。閒中今古資  
評斷。荆南土俗雅尚陶。茗壺奔走天下半。吳郎鑿器  
有淵心。曾聽壺工能事判。源流裁別字字矜。收貯將  
同爨鼎玩。再三請出豁雙眸。今朝乃許花前看。高槃  
捧列朱萼堂。匣未開時先置贊。捲袖摩挲笑向人。次  
第標題陳几案。每壺署以古茶星。科使前賢參靜觀。  
指搖蓋作金石聲。欵識稱堪法書按。某為壺祖某雲  
孫。形製敦龐古光燦。長橋陶肆紛新奇。心眼歛歛多  
暗換。寂寞無言意其淡。人知俗手真風骨。如黃金

瓦價高。天工竄技道曾何彼此分。空堂日

晚滋三點

伊春大彬諸名壺價高不易辨。子但別其真而  
勿為殘缺于好事家用。自怡悅詩以解嘲。

陽名壺集。周郎不棄瑕。尚陶延古意。排悶仰真茶。

燕市會酬駿。齊師亦載車。也知無用用。攜對欲殘花。

天迪美曰。用涓人買駿骨。孫臏刑足事。以喻殘壺之  
好。伯高乃真賞鑒家。風雅又不必言矣。

附林茂之陶寶肖像歌。為馮本卿金吾作。

昔賢製器巧含樸。規做樽壺從古博。我明龔春時大



彬量齊水火搏埴作。作者已往嗟濫觴。不循月令仲  
 冬。復製鈴陶正司陶復。泥沙貴重如珩璜。世間茶具  
 稱爲百玩賞。指摩在人手。粉錫型模莫與淨。素磁斟  
 酌長相偶。義取炎涼無變更。能使茶湯氣永清。動則  
 祭持慎捧執。久且色澤生光明。近聞復有友泉子。雅  
 式精工仍繼美。嘗教春茗注山泉。不比瓶鼎罄時心。  
 以茲珍賞向東吳。勝却方平衆玉壺。癖好收藏阮光  
 祿。割愛舉贈馮金吾。金吾得之喜絕倒。寫圖錫名曰  
 陶寶。一時詠贊如勒銘。直似千年鼎彝好。

附俞仲茅贈馮本卿都護陶寶肖像歌

何人霾向陶窰側。千年化作土赭色。抹來擣治水火  
 齊。去聲義興好手誇埴埴。春濤沸後春旗濡。彭亨豕腹  
 正所須。吳兒寶若金服匿。黃緣先入步兵廚。于今東  
 海小馮君。清賞風流天下聞。主人會意卻投贈。勝以  
 長句票詞文。陳君雅欲酣茗戰。得此摩挲日千遍。尺  
 幅鷲溪綴刻藤。更教摩詰開生面。圖爲王宏卿一時所寫  
 注話似番璵。堪倚他年班管書。月筍馮園名卽今書畫  
 舫。兜山同伴玉蟾蜍。



修貢時。山中湧出金沙泉。杜牧詩所謂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泉嫩黃金湧。芽香紫壁裁。者是也。山在均山鄉。縣東南三十五里。又茗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鄉皇甫曾有送陸羽南山采茶詩。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烟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磬一聲。見時貢茶在茗山矣。又唐天寶中。稠錫禪師名清晏。卓錫南岳。磻上泉忽迸石窟間。字曰真珠泉。師曰。空淪吾鄉。桐廬茶。爰有白蛇銜種。菴側之異。南岳產茶。不絕修貢。迨

今方春采茶。清明日。縣令躬享白蛇于卓錫泉亭。隆厥典也。後來檄取。山農苦之。故袁高有陰嶺茶未吐。使者牒已頻之句。郭三益題南岳寺壁云。古木陰森。梵帝家。寒泉一勺。試新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却使山僧怨白蛇。盧仝茶歌亦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致先開。花又云。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墜顛厓受辛苦。可見貢茶之苦。民亦自古然矣。至芥茶之尚于高流。雖近數十年中事。而厥產伊始。則自盧仝隱居洞山。種于陰嶺。遂有茗嶺之目。相傳古有漢王者。栖遲茗

嶺之陽課童藝茶。踵盧仝幽致。陽山所產香味倍勝。茗嶺所以老廟後一帶茶。猶唐宋根株也。貢山茶今已絕種。

羅芥去空輿而南。踰八九十里。浙直分界。只一山岡。

岡。即長興山。兩峰相阻。介就夷曠者。人呼為芥。履

地始知古人制字有意。今字書芥字。但注云山名耳。云有八十八處。前橫大礮。

水泉清駛。漱澗茶根。洩山土之肥澤。故洞山為諸芥

之最。自西沱溯張渚而入。取道茗嶺。甚險惡。縣西南八十里

自東沱溯湖沒而入。取道纏嶺。稍夷。才通車騎。

第一品

老廟後廟祀山之土神者。瑞草叢鬱。殆此茶星。辟蠻

矣。一二三畝。茗溪姚象先與壻朱奇生分有之。茶

有。年產不廿斤。色淡黃不綠。葉筋淡白而厚。

絕少。入湯色柔白如玉。露味甘芳。香藏味中。

空澗。永吸之。愈出。致在有無之外。

第二品 皆洞頂界也

新廟後 棋槃頂 紗帽頂 手巾條 姚八房

及吳江周氏地。產茶亦不能多。香幽色白。味冷雋。與

完亦不甚別。啜之。差覺其薄耳。總之。品界至此。清如孤竹。和如柳下。並入聖矣。今人以色濃香烈為界茶。而食而昧其似也。

第三品

廟後漲沙。大袞頭。姚洞。羅洞。王洞。范洞。白石。

第四品

皆平洞本界也

下漲沙。梧桐洞。余洞。石塲。丫頭峯。雷青峯。黃龍。炭竈。龍池。

不入品

外山

長潮。青口。簪莊。顧渚。茅山界。

貢茶

卽南岳茶也。天子所嘗。不敢置品。縣官修貢。期以清明日。入山肅祭。乃始開園。采製視松蘿。虎丘而色香豐美。自是天家清供。名曰片茶。初亦如界茶製。萬曆丙辰。僧稠。蔭游。松蘿。乃仿製為片。

界茶采焙。定以立夏後三日。陰雨又需之。世人妄云雨前真界。抑亦未知茶事矣。茶園既開。入山賣草枝。

者日不下二三百石。山民收製亂真。好事家躬往。予租采焙。幾視惟謹。多被潛易真茶。去入地相京。高價分買家。不能二三斤。近有采嫩葉。除尖蒂。抽細筋。炒之。亦曰片茶。不去筋尖。炒而復焙。燥如葉狀。曰攤茶。並難多得。又有俟茶市將闌。采取剩葉製之者。名修山。香味足而色差老。若今四方所貨界片。多是南岳片子。署為騙茶可矣。茶賈炫人。率以長湖等茶。木界亦不可得。噫。安得起陸龜蒙于九京。與之廢茶人詩也。陸詩云。天賦識靈草。自然鍾呼姿。開來北山下。似

與東風期。雨後采芳去。雲間幽路危。惟應報春鳥。得共此人知。茶人皆有市心。令予徒仰真茶已。故予煩悶時。每誦姚合乞茶詩一過。嫩綠微黃碧澗春。采時聞道斷葷辛。不將錢買將詩乞。借問山翁有幾人。界茶德全策。勛惟歸洗控。沸湯潑葉。卽起。洗而飲其出液。候湯可下。指卽下。洗而排蕩沙沫。復起。併指控乾。閉之茶藏。候投。蓋他茶欲按時分投。惟界旣經洗控。神理綿綿。止須上投耳。傾湯滿壺。後下葉。凡曰上以湯浮之。曰下投。宜春秋葉着壺底。以湯浮之。曰下投。宜冬月初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檀儿叢書二集卷四十八

武林 王 焯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湖 山來

桐堦副墨

粵東黎遂球美周著

鬪葉子之戲。古蓋有之。其以水滸諸人分署。則宋元以來。不知何人所為。邇鹿城陸文量先生曾記其博鬪之事。謂以警世。今士大夫往往喜為之。其法各異。然義可類推也。偶秋

雨壓屋斗地如湖。研田水溢。不可以畊。因出就鄰少年。試一為之。恨無敵手。入夜餘習。不念。即其事理。隨興疏之。名曰運掌經。以示戲伴。以從拾桐而書。故亦曰桐壻副墨。

凡蠟牌各從其類。以數之多者為貴。有以少為貴者。錢之類是也。非貴少也。錢之大者。如大漢布刀。一可當十一。曰。所以魁沒文者。富不敵貧。貧者算勝。富受制焉。亾地之能存也。

凡牌之用。有數適焉。大可一寸。高倍出之。厚僅盈指。紙輕小。便易挾。以備遊一也。靈活可思。二也。無彈棋。坐隱之煩。三也。可容至四人。以作酒政。多至十人。而羸四也。可以聚談。不厭五也。附以韻語。分而賦詩。六也。

有數宜焉。宜於舟中。宜花下。宜燈前。宜夕月。宜席上。宜書暇。宜圍爐。宜避暑。宜登山。宜慧人。宜快人。宜解人。宜俠士。宜靜女。宜才人。宜詩客。宜文士。宜幼士。宜壯士。宜深沉好書之俠。宜忍恥出袴之雄。宜有心少年。宜古生磨勒之流。宜數學。宜禪悟。



凡鬪牌其思淡于圍棋。旨幽于射覆。義取于藏鉤。樂匹于鬪草。致恬于梟盧。拋擲若夫市井之徒。非不羣然用之。然負者必爭。失者必恨。倖得必驕。以至于嗚。當局傍觀。真真佻。亦甚陋矣。英雄之事。不乞憐于人。不借倖于天。不爲竊行。不以侮愚。磊磊落落。得計者昌。改用之尤可以觀品也。

凡鬪牌。慧者在衰可興。庸者恃上駟以自全。慧者留其魁以制人。藏其次者待用。雖下駟中駟上駟矣。凡鬪牌。庸者知之。日守其故。慧者爲之。日通于微。

凡鬪牌之道。潛則勿用。亢則有悔。得時乘權。求爲可繼。失勢隨人。相時乃興。

凡鬪牌之道。慧者不可自恃其算。算過則悞。上駟易老。中駟難藏。出必受殃。慧者不輕出。謹乘其勝。噫。得權何時。成敗易定。故善藏用者。尤勿失時。天不可知。慧者勿過求於必得。勿過計於利害之終。勿適回於有。以必握其柄。徒棄目前。故奇正相生。不離乎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

凡鬪之所寶。惟識與悟。善識者記其諸類。而有無可

決去留可審。虛實可測。盈縮緩急可操矣。善悟者因於其故。入於其窳。老而變之。方壯乘之前之。右之左之。留之去之。遲之速之。人見而誤之。我詭而用之。人詭而用之。我見而悟之。彼方有其計。可全視矣。凡善識耳。不必屏聲。目不必辨色。口可互談。而左右陰陽之數。確乎不亂。天也。人也。凡善悟。不執故常。不尚奇險。不過疑人。不過信人。而前後左右之伏。一擊必中。人也。天也。是故識者必悟。不悟則執其識。如是者危。悟者必識。

不識必眩。其悟如是者危。

凡牌輸贏之供。朱提為下。其上者曰飲酒得贈詩名。染小楷書。松箋古書名花珍玩。

凡牌未出皆覆。既出皆仰。覆者數玄。以象天也。仰者形見。以象地也。視仰之形。測覆之數。以施幹運者。人也。四類。以象四時也。極之以萬為數。象萬物也。終則有始。天行也。一出一入。或出于遠。或出于近。日之與月也。或幽或明。明則皆見。幽則皆暗。晝夜之義也。四人也。四方也。餘者置中。中央之象也。一曰為三。人之關。

者無四方。然而連其虛。則六合也。右以旋左。天運然也。從日月之行度也。一曰天左旋。凡二十四節之氣。皆左旋。善鬪者迎其機以回天。故右旋也。生尅象五行也。曰牌何生。此尅則彼生也。如上者尅中。則下者生矣。八鬪象八卦也。如三則九。亦雜書之數九也。凡始鬪。則互易而混之。太極也。剖而視之。兩儀之初分也。吾粵人之鬪。必去其二而不用者。衍也。著衍一牌。衍二人也。智者不窮其物。多留餘地以勝天也。餘以六葉六合之外。可以存而不論也。不盡其類。不極其故。此所以員而可思。幾而可用也。

如三人。則餘者十有一葉。十窮矣。而復有一物。之不可以終窮也。是故錢之類。十有一用。與不用。皆不可窮也。索與萬之數。皆九也。善鬪其所不盡也。十之數。以至于千萬。萬萬。惟十有一葉者。約其數。不爲悉計。不欲得而窮之也。凡四類之中。多寡不同。而合之。則共四十葉者。物以不齊爲齊也。

一勝一負以象剝復剝復者天而德慧術知務以勝  
之人之力也。

是故署之以宋江之徒者必勇敢忠義然後可勝而  
又非徒讀書者所能知也故署之以不知書之人李  
贄曰此皆忠義之人惟其非讀書之人。

一曰必以錢索十萬爲其類之名者人之所重惟利  
可以勝人爲利慧者得利以興愚者因利以亾凡五  
行之金皆能殺人。不其然乎。有以殺人者也有聚之  
而適以自殺者也。

凡鬪牌優容仁也。附其類以共力義也。必擊勇也。有  
讓禮也。成算智也。守死信也。一曰負者必輸信也。皆  
非也。此去則彼留以待其來而必擊之。去者留者共  
成其事。一存一亾不足爲意。觀變審時。一心不二者。  
信也。如嬰杵曰之徒是也。

凡牌以類聚者。朋友也。從其魁。君臣也。以次出。兄弟  
也。相繼。父子也。柔不能勝而配以附之。夫婦也。父子  
有親故相繼以聯屬爲貴也。

凡貴者加上。賤者負下。不以賤加貴者。上下之等。以

賢治不肖。以貴治賤。知時之未可為。則不爭。其類隱。淡以神其算。

悟者曰。吾姑附於其類。以神吾算。彼且以我之附之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勢有可乘。一擊必勝。則君子制小人之道也。

檀几叢書二集卷四十九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輒

南村觴政

白門張惣僧持定

總例

一擲用四子。對四配諸對。渾四為全德。局中代以○。  
對六配諸對。或渾六為全才。代以△。對四為德。  
對六為才。對二三五為功。對么代以×。三么

代以双。渾二三五。與二三五相對。准行才。對

么與諸對相對。准折。惟過關不折。止行又。

一下馬全么。烏有先生。三么對么。白衣。渾二三

五對二三五。俱青州。全德。彭澤令。全才。歡伯。

對四六紅友。全四。彭令監酒稅。全色。歡伯監

酒稅。

一下馬後見全么。釀王以下。俱發為烏有先生。全

四白衣以上俱釀王。

一官名止取酒中關。攝寧減毋繁。寧寬毋苛。有當見

飲者。如升降到任。納稅等項。俱照籌飲紀錄。則但

領籌。俟有酒免飲可耳。蓋飲酒必貴酒德。徒飲可

益。故才功皆其次也。

一預先照量議定。一盃買幾籌。以便輸納。紀錄籌酒

籌。監稅給散。無則上家給。以免多支。

一凡有酒。滿乾俱驗于監稅。不如式者。聽罰。無監稅。

則驗于上家。

一酒泉至青州。到任俱飲三籌。又罰三籌。學士以

上又免罰。

一釀王榮歸合局賀後即止。

一局中監酒稅止許一人新任至舊者即退本位。

酒人位次

白衣至釀王為一層升遷便查也。惟烏有先

生暫屈糟粕之後俟其進德即拔為酒人一

體陞遷先生幸勿多讓。

白衣 ◎ 德俱紅友 才功青州 又罰三籌

青州從事 ◎ 監稅 德歡伯 才功紅友

紅友 ◎ 監稅 德彭令 才功歡伯 全色酒泉

歡伯 ◎ 監稅 德才功俱彭令 全色酒泉

彭澤令 歡伯以下輸一籌 ◎ 酒泉監稅 全色學士

酒泉郡太守 彭澤以下輸二籌 ◎ 德斗酒學士

才紀二 功監稅 全色麴部尚書

斗酒學士兼御史執法 到任一斗 拈一骰遇四六

以下么除不糾外仍罰二杯受糾者四

骰三擲一點么一盃學士命底免者聽

麴部尚書 到任一觥斗酒以下輸三籌陞遷一次同

泉 全色釀王紀四

釀王

到一位爵榮矣。分無容加。稱王上應酒星。下開酒國。榮已。歸醉鄉。淡處。才功紀四。又飲十籌。以上俱酒人。

酒政

監酒稅

釀王以下。俱聽徵稅。全色。德部。御史。德。雷。差。才。回。行。德。功。紀。二。回。雜。色。回。又。回。行。為。勝。任。然。酒。以。和。賓。除。烏。有。先。生。不。容。寬。縱。外。他。如。有。可。見。諒。者。量。取。酒。籌。為。人。彌。縫。方。便。所。謂。律。設。大。法。理。順。人。情。取。裁。于。清。濁。之。間。而。亦。不。失。為。雅。量。通。方。也。

納稅過關

全色。俱上貢。德。俱。醇。醪。才。功。照。點。納。稅。回。行。才。三。點。一。籌。雜。色。照。點。納。過。回。一。點。么。夾。帶。又。廣。販。又。違。禁。四。么。糟。粕。

上貢名酒

酒以郊祀宴會大典所不廢。貢名酒。志敬也。免稅過關。仍紀五籌。回本位下行。特賞。示勸。監稅。送。監。四。籌。

醇醪

飲人以醇美德也。免稅過關。仍賞一擲。夾帶。載酒韻事也。夾帶零星。不無小過。照例納稅。其。么。點。聽。監。稅。薄。罰。過。關。

廣販

廣販市沽。倍徵以懲壟斷。仍納監稅五籌。過關。違禁。違禁漏稅。一點徵一籌。回行。又。彌。縫。免。行。又。監。稅。權。衡。

糟粕

局中以酒德為貴。糟粕則有名。無實矣。無論大。小。罰。十。籌。槩。發。為。烏。有。先。生。蓋。白。衣。雖。微。尚。能。送。酒。烏。有。則。託。而。逃。矣。

烏有先生

故必輸籌方為白衣甚矣。烏有先生之當。進酒也。

南村觴政



檀几叢書二集卷五十

武林 王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潮 山來

鴿經

鄒平張萬鍾扣之著

論鴿

性鴿陽鳥鳩屬其頸若瘦不雜交每孕必二卵伏十有八日而化。埤雅云鴿喜合凡鳥雄乘雌惟此鳥雌乘雄。

德五倫之中以鴛鴦配夫婦。謂其交頸有別。守節不亂也。鴿雌雄不離。飛鳴相依。有唱隨之意焉。觀之興人鐘鼓琴瑟之想。凡家有不肥之歎者。當養斯禽。種類。鴿之種類最繁。總分花色。飛放。翻跳。三品。若曲檻雕欄。碧桐修竹之下。玩其文彩。賞其風韻。去人機械之懷。動人隱逸之興。莫若花色。如樓角橋頭。斜陽夕月之下。看六翮之冲霄。聽懸哨之清籟。起天涯蕩蕩。鱸膾之思。動空閨錦衾角枕之歎。莫若飛放。至於翻跳。小技。止宜婦人女子。女紅之暇。一博嘻笑。未可

與二者比也。

羽毛五色各分爲質。五色相間爲文。聚如繡錦。散如落花。各合所宜。方稱佳品。如尖不宜藍。鶴袖不宜土。合腋蝶不宜青花。狗眼不宜瓦灰。斑點之類。飛花色論致。飛放論骨。有若柳絮隨風。流螢點翠。蹻蹻時匝芳樹。窈窕忽上迴欄。有如孤鶩橫空。落霞飄彩。或來如奔馬。去若流星。至翻跳之宜。則均斯二者。鳴夜半寒鐘。言其清。宮殿風鈴。言其韻。蛩吟苔砌。言其細。瀑布泉聲。言其宏。若鸚鵡則傷於巧。倉庚則傷

於媚別鶴離鴻起人悲。寒猿征雁動人愁。備中和之韻。逸人之情。悅人之性。惟此聲與琴音相類。

宿秋。鴿力軟。夏鴿毛希。春生者得震巽之氣。乃能乘風凌漢。辨飛之格。先論眼。次論宿。有聳肩縮項。鶴夢鷹棲者。警之奇。駢伏。櫪神閒氣定。聽鼓鼙之聲。則奮然而怒。若交頸比翼。夜半啼鳴。丰采畢露者。不能摩雲搏霧。

食一日三時。使知節。聚粒一器。使不渙。五色聚散。雌雄卵壘。條如覆。倏如旋。螺道之。不懼。撫之不驚。饑則相依。飽不颺去。是以取之。

眼諸格俱備。如雙睛。遠式。亦不入選。飛放論神。目光如電者。其神旺。花色論韻。眼橫秋水者。其韻遠。皂者。宐銀。白者。宐火。蘆花。宐金。狗眼。宐豆。點子。插尾。宐碧。銀灰。宐銀沙。土合。藍紫。宐淡金。射宮。宐丹砂。惟紅沙。紅金。磁白。三種。諸色。不宐。

嘴或如瓦雀之形。或如金玉之屑。或如牟麥。或如稻粱。或勾曲如雁隼。或寬博如象鼻。狀各不同。均為上品。若烏喙。鶴籍之類。不可入格。夫鸚鵡以能言被樊。

籠百舌以多語。致反聲。金人三緘其口。猶防不謹。嘴舌之取短。棄長。宐乎。

脚有毛。脚有雀爪。有鷹拳。有鴨掌。大都色宐紅。質宐嫩。骨宐短。三者入格。更饒態度。方云嘉種。態有美女。搖肩。王孫舞袖。春風擺柳。魚游上水。等類。昔水仙凌波於洛浦。潘妃移步於金蓮。千載之下。猶想其風神。如閒庭芳砌。鈎簾獨坐。玩其嫵媚。不減麗人。

扇頭。鵠之有鳳。如美人簪髻。丈夫加冠。雌常多於雄。有卷舒自如。可與尾齊者。有額斜分瓣。如蓮花者。有前後兩開如梳背者。有續紛如菊花者。有細旋如鸚鵡者。有左右披拂為眼鳳者。有頭毛上逆為後鳳者。皆可增花色之態。助翻跳之媚。若千里搏風者。反滋贅疣。

地產野鴿。逐隊成羣。海宇皆然。若夫異種。各有產地。坤星銀稜。產於晉。鞞鞞鶴秀。產於魯。腋蝶。產於蜀。黔翻跳。產於大梁。諸尖。產於粵西。鳳尾齊。不生中國。產於烏撒。烏蒙。射宮原。無種。乃間氣所生。在狗眼巢中。惜其晝視不清。乳哺艱難。有黑花白地。眼如丹砂。如芙蓉。

者可與鳳尾齊媲美。

沐浴。春秋日一次。夏日二次。卽隆冬嚴寒。亦不可廢。浴氣須佳。態方畢露。初如征雁。嘶蘆。繼如野鷗。映水。終如風度。芙蓉。嬌嫻不勝。觀鴿之妙。止於此矣。稽五代黃筌。好畫金盆圖。蓋本此也。

作巢。昔臧孫氏。山節藻梲。以藏蔡龜。君子謂之不智。禽獸之居。取避風雨可矣。房當向陽。勿太宏濶。週以木版。以防鼠。牕以鐵線。以避雁。更宜近讀書臥室。鳴能司晨。惰者知儆。

療治。鴿性嗜豆。菘豆性冷。多食則病。受烟火之氣。則病。不見陽光。則病。不獲沐浴。則病。飲啄不得。沙石。則病。熱病作喘。冷病下希。熱療以鹽。冷療以甘草。按禽鳥之療治。方書不載。窮之以理。察之以情。木石可格。其性。况蠢動者乎。

花色

諸禽鳥中。惟鴿於五色俱備。參差錯綜。成文不亂。是以有花色之目。大凡色者。貴純。花者。貴辨。羽毛既美。嘴眼合宜。便爲佳品。翻之剛柔。非所論也。置

於園林池館馴順不驚飛鳴依人較霍家鴛鴦殆  
曰過之

鳳尾齊短嘴矮脚鳳卷如輪飛則舒於尾齊有黑白  
鳳白黑鳳或紫鳳二色又有藍紫土合三色皆本色  
鳳品格少遜眼宜銀金他色均不入格

巫山積雪金銀短嘴紐鳳雀爪肩寬尾狹音中角其  
聲最高純黑無間背上有白花細紋如雪故名一名  
楚背有一種豆眼項上有老鴉翎者不入格

金井玉欄杆金眼鳳頭翅末有白稜二道如欄若銀  
眼豆碧等眼者不入格一名銀稜

亮翅紐鳳雀爪翅左右有白羽各半如鶴秀宜銀眼  
玉眼如他色則為皂子

坤星金眼鳳頭背有星七如銀左三右四按坤星與  
銀稜亮翅楚背皆純黑白斑其名雖異其種則一銀  
稜巢中間產楚背

尖高不踰寸長倍之一茶器可覆雌雄鴿中之小惟  
遜丁香嘴宜稻梁脚宜雀爪有皂銀眼玉嘴藍豆眼  
銀嘴紫碧眼蠟嘴銀淡金眼鐵嘴四色凡尖雌紐鳳

雄光頭如土合雜斑高脚長嘴等雖小不入格。

十二玉欄杆有銀灰青灰二種。紐鳳短嘴自腹下前

後平分二色。白尾十二故名。形較尖稍大。鴿之小者

此其一也。一名半邊。宜豆眼。他者不入格。又一種黑

者純黑背有銀毛梳背最佳。如止尾白者為插尾。

玉帶圍長身矮脚金眼紐鳳音中宮其鳴悠長橫有

白羽一道如帶有黑宜白圍白宜黑圍紫圍紫宜白

圍一名紫袍玉帶三色。

平分春色一名劈破玉紐鳳金眼形如腋蝶自頸至

尾分異色羽一條如線有紫宜白分黑宜紫分或白

分白宜紫分或黑分三色沙眼銀眼俱不入格

鶴秀銀嘴鴨掌菊鳳頭尾俱白有黑紫土合藍四色

羽毛如鶴之秀故云宜豆眼金眼兩腋稍見雜色者

不入格。

大尾他鴿尾皆十二以象十有二月惟此種二十四

條以按二十四氣長身短嘴有黑白紫三色惟白色

豆眼者最佳。

靴頭自項平分前後二色高脚雁隼金眼紐鳳他種

鳳頭雌多於雄。惟此種雄多於雌。有黑紫藍三色。沙眼銀碧等眼。俱不入格。又一種兩頭烏。白身。頭尾俱黑。嘴類點子。形如靴頭。鳳頭金眼者佳。豆眼碧眼者次之。又一種兩頭紫。最佳。

鵬尾。短嘴白身。插黑尾十二。空金眼。豆眼。

點子。額上有黑毛如點。嘴上黑下白。一名陰陽嘴。沙眼。銀眼。不空。間有紫點藍點者最佳。又一種鳳頭點。若重瓣水仙者不佳。

大白金眼。紐鳳。一隻可重。餘其大者如雞。鳴音若

鐘。可達四鄰。栽冠博帶。氣象巖巖。鴿中之大者。此種

第一

皂子。短嘴矮脚。形如鶴秀。有菊花鳳。紐鳳。一種金眼。

蓮花鳳。銀眼梳背鳳者。可稱絕品。按鳳頭。惟皂子。蘆

花二種。各格俱全。

蘆花白。毛澤如玉。間以淡紫紋。若秋老蘆花。故名。菊

花鳳。或蓮花鳳。金眼銀嘴。身長脚短。格如鶴秀者佳。

有一種銀眼者。各明月蘆花。精妙不遜射宮。若長嘴

高脚。小頭沙豆眼者。為雜花白。不入格。



石夫石婦種出維揚土人云石夫無雌石婦無雄石夫黑花白地色如灑墨玉石婦純白質若雪裏梅短嘴圓頭豆眼鴿之小者此其一種

臥陽溝狀似腋蝶聲更清越自頭至尾左右二色如醉臥溝中水濕半體鐵嘴雁拳鸚鵡鳳或菊花鳳其種最佳有紫白分者有黑白分者有藍白分者俱宜淡銀金眼玉眼他眼不宜

鵲花銀嘴金眼長身短脚文理與喜鵲無別故名馴順不減腋蝶鴿中之良此其一種有紫鸚鵡鳳淡紫者佳尾末有雜毛者不入格黑項下有老鴉翎者不入格二色諸鴿嘴俱宜短惟此種不拘

紫腋蝶白質紫紋嘴有灰色毛四瓣如蝶之形腋有錦羽二團如蝶之色故名銀嘴淡金眼者第一此種不待調養天性依人良種也又有黑白質黑花藍白質藍花淺藍色者佳翅後有紫稜者爲斑子二色又一種青花最類斑點以嘴銜蝶故列腋蝶之後套玉環色宜純環宜細狀若靴頭者次形如銀稜者佳紐鳳短嘴金眼有黑白環紫白環藍白環三色一

種白質紫環或黑環者最佳。惜不恒有一名套項。狗眼雀喙鷹拳寬肩狹尾頭圓眼大眼外突肉如丹高於頭者方佳。止空豆眼碧眼外肉白者用手頻拭則紅有黑純黑如墨又一種爛柑眼如蜜羅柑皮皂黑如百草霜紫有淡紫淡紫二種白忌小頭藍忌尾有灰色五花毛五色羽相間如錦蓮花白自頭至項紫白相間黑花白地此種最佳眼大者品同射宮鷹背色最潤背有鱗文者佳銀灰翅末無皂稜者佳十色按狗眼乃象物命名之義以狗之眼多紅故名實

爲西熬睛俗多不知姑仍舊呼可耳

射宮其頭空洞可照紅光直射腦宮因名之眼紅如琥珀火燈隔照彩若懸星晝視最艱故交在夜一名夜合鴿頭比狗眼更大項較狗眼微長行如美麗又名美人鴿有藍白紫黑四色惟白最佳初無產地生於狗眼巢中又一種睛稍暗者爲火睛狗眼非射宮也

丁香嘴如牟麥頭如核桃體如瓦雀聲中羽其鳴最細脚紅如丹砂鳳起若紐絲鴿中之小者此其最也

有皂玉眼。項有綠毛者。為紅青。不入格。紫玉眼。銀嘴。尾有灰色者。不入格。藍玉眼。鐵嘴。身有白毛者。不入格。銀金眼。鐵嘴。四色。按丁香產於荆襄。皂者更佳。色不空雜花。眼不空沙豆。

麒麟斑。即腋蝶。嘴無雜羽。腋無異色。背上斑文如麟甲。因名。翅末有稜二道。短嘴矮脚。金眼豆眼者佳。有紫斑。白斑。淡藍斑。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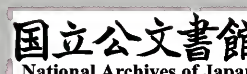
韃靼。夜分即鳴。聲可達旦。因以名之。雄聲高。雌聲低。高者如搗鼓。低者如沸湯。千百方。有菊花鳳。遮眼。

鳳後鳳三種。脚羽如扇。故飛不能出牆垣。較大白稍遜。鴿中之大者。此其次也。空金眼。豆眼。有藍豆眼。白金眼者佳。紫豆眼。上合豆眼。雪頭。純黑頭。有白羽。一名落雪。五色。

賽鳴。其形如鳩。惟嘴短頭大。豆眼碧眼。鷹背色者佳。他色不入格。

金眼白。形類銀稜。頭微小。銀嘴。紐鳳。鸚鵡白。形類鶴。秀有菊花。鳳梳背。鳳惟蓮花。鳳最佳。

空豆眼。碧眼。淡金眼。三種。鴿中之嬌媚者。此其冠也。



飛放

文鴿飛不離庭軒。此種六關剛勁。直入雲霄。鷹鷂不能搏擊。故可千里傳書。不論羽毛。嘴脚。睛有光彩。翅有骨力。即為佳品。

皂子項有綠毛者。為夏鴿。不耐遠飛。銀沙眼。象鼻嘴者。為佳。又有銀胸。腹下有白毛一團。玉腿。兩腿有白羽。雪脊。兩眼上有白毛二道。如脊。玉翅。兩翅白羽。左七右八。四色。按皂子之種最多。惟此數種入格。如單劍。雙劍。銀稜等。羽毛雖美。非飛放之選。

銀灰串子。色如初月。翅末有灰色線二條。此種飛最高。一日可數百里。飛放之中。此其冠也。一種瓦灰。稜線微粗。飛稍遜之。眼多紅沙。金沙二種。如銀眼者更佳。

雨點斑。墨青。有皂文。如雨點。

紫葫蘆。金眼。毛脚。飛不能遠。高可入雲。短嘴。矮脚。有連花。鳳者。可為花色。

信鴿。不拘顏色。大都皂白為佳。身比丁香稍大。雙睛突出。光芒四射。雌雄不雙飛。雌飛不踰百里。旅人多

攜雄遠出。數千里外。終日可至。其性戀巢。故中途不  
有留連。

夜遊。凡鳥皆夜栖。惟此種夜間能視。故名。短嘴矮脚。  
身長不踰銀稜。翅與尾齊。眼光如電。離巢不落樹木。  
樓臺。冲霄直上。毫無倚傍。方入格。有鷹背豆眼。墨花  
豆眼。墨青豆眼。白金眼。火斑。沙眼。火眼。有白紫二色。  
六種。按夜遊原無種。信鴿同鳩。哺子。即能夜飛。昔人  
懸哨者此種。

翻跳

翻者飛至空中。如輪轉動也。有三種。白左至右平  
飛。轉動者為高翻。自上至下。半空轉動者為腰翻。  
飛不踰丈。逼簷牆而轉動者。為簷翻。肩寬尾狹者。  
翻高。肩狹頭小者。翻腰。身長尾狹者。翻簷。跳者。飛  
不踰尺。不離堦砌。跳躍旋轉。一種肩寬身短。無倚  
附。即轉。有憑藉方止者。名滾跳。一種身長頭小。行  
動四顧。聞聲響。即轉者。為戲跳。一種進退維谷。逐  
尾。即跳者。為打跳。總之翻跳原一種。其名不同。其  
致則一。

鳳頭白空淡金眼菊花鳳

鳳頭皂空銀沙眼菊花鳳

毛脚紫毛不空長豆眼者佳

蓮花白毛脚豆眼者入格

沙眼銀灰後稜細者佳

毛脚白豆眼短嘴長身者佳

土合毛脚眼鳳

按翻多光頭跳多毛脚跳子交合極艱故補雜最難

須加人力調護方能生化

典故

蜀有蒼鴿狀如春花

北齊李繪字敬之河間太守崔謚恃其弟暹勢從繪

乞糜角鴿羽繪答書云鴿有六翮飛則冲天糜有四

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懶手足遲鈍不能近逐飛

走遠事佞人按糜當作糜

崔光為司徒晝坐誦經有鴿飛集膝前入懷中緣臂

上久之乃去

楊素見赤鴿高三尺

隋帝晏可汗使者有鴿鳴於梁上。帝命崔彭武射之。中。帝大悅。由是彭武以善射名。

并州石壁釋明度者。貞觀末。有鴿巢楹乳二雛。度每以餘粥就哺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一日。學飛墮地。俱死。度為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本鴿也。今轉生寺東某家矣。度往訪求。果孿生二子。入視之。呼曰。鴿兒。一時迴顧。應諾。後俱成立。

徐浩有文辭。張說見其喜雨五色鴿賦。曰。後來之英也。

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飛。行投之。

目為飛奴。開元天寶遺事

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早衙。有一鴿投誨懷。袖中為鷹所擊。故也。誨感之。不食鴿。

雲光寺有七聖畫。初有少年兄弟七人。至寺閉室畫之。曰。七日慎勿啓門。至六日。發其封。有七鴿飛去。西北隅未畢。畫工見之。曰。神筆也。

王丞相生日。羣大卿籠雀鴿放之。每一放。祝曰。願相公百二十歲。

慶曆中。夏元昊寇渭川。環慶副總管任福率都監出六盤山下。與夏軍遇。勢不可留。都監於道旁得數銀盆。中有搖動聲。不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桓軍上。於是夏兵四合。

宋高宗好養鴿。躬自飛放。太學諸生題詩曰。萬鴿盤旋。連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聖書。高宗聞之。卽命補官。

魏公張浚嘗按視曲端軍。以軍禮相見。寂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公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浚雖獎而心實忌之。

船舶發海。必養鴿如船。沒雖數千里。亦能歸其家。宗汝得一鴿。性甚靈慧。能致書千里之外。顏子四十八世孫清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一鴿歸。以供膳。於嘯翎間得一小函。題云家書付男郭禹禹。



乃曲阜尹也。其父自家寄至者。時禹收授遠平。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蓋被彈云。清甫淡責其子。更取木匣函死鴿抵禹官。所獻書且語其故。禹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音。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命。左右瘞之。

宣和御府新藏。所有邊鸞梨花鴿圖。本筆鴿圖。寫生鴿圖。花苗鴿圖。

黃筌海棠鴿圖。牡丹鴿圖。芍藥家鴿圖。瑪瑙盆鴿圖。白鴿圖。竹石金盆鴿圖。鴿圖。引雛雀竹圖。

黃居寶桃花鴿圖。竹石金盆戲鴿圖。

黃居家桃花鴿圖。海棠家鴿圖。牡丹雀鴿圖。躑躅

鴿圖。藥苗引雛鴿圖。湖石金盆鴿圖。

徐熙牡丹鴿圖。蟬蝶鴿圖。雛鴿藥苗圖。紅藥石

鴿圖。

徐崇嗣牡丹鴿圖。藥苗鴿圖。

趙昌海棠鴿圖。桃花鴿圖。

易元吉芍藥鴿圖。俱宣和畫譜

昔薩婆達王。普施衆生。恣其所索。天恐奪位。往而視

之帝釋即現命邊王曰。薩婆達王。慈潤滂沛。福德巍巍。懼奪吾位。即化為鷹。邊王作鴿。趣王足下。恐怖告曰。哀哉大王。吾命窮矣。王曰。莫恐。吾今活汝。鷹尋後至。云鴿此來。鴿是吾食。願王見還。王曰。鴿來逃命。終始無違。苟欲得肉。即當相與。鷹曰。唯願得鴿。不用餘肉。王曰。以何等物。令汝置鴿。歡喜而去。鷹曰。若王慈惠憫衆生者。割王肥肉。而以易鴿。吾當欣受。王乃大喜。自割髀肉。對鴿稱之。令與鴿等。鴿之愈重。割身肉盡。故未能敵。瘡痛無量。王以慈忍。又命近臣曰。殺我

稱。令與鴿等。吾奉佛戒。濟衆危厄。雖有衆惱。由如微風。焉能動太山耶。鷹復本身。稽首問曰。大王何志。苦惱若茲。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吾觀衆生。沒于盲冥。誓願求佛。救度彼衆。帝釋驚曰。我謂大王欲奪吾位。是以相試。王曰。使我身瘡。瘳復如舊。志常布施。天藥傅之。瘡痕頓愈。稽首繞王三匝。歡喜而去。

反無經

鉢有三色。孔雀色。鴿色。咽色。咽殷同 禪考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有蒼鶻集重閣。閣有鴿數千。冬

日鵲每夕輒取一鵲以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鵲不敢侵焉。辟寒錄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筭茂林。縛鵲于筭中。而敞其戶。獵者登樹葉為衣。棲于樹。以索繫機。俟狐入。取鵲。輒引索閉筭。遂得狐。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筇。偃僕而來。且行且詈曰。何讐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為人。至筭所徘徊久之。月墮而暝。乃亦入取鵲。亟引索閉筭。則一白毳老狐也。製為裘。比常倍溫。同上

南昌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乃唐明皇時所作。體製妙絕。常患雀鵲糞穢其上。道士厲歸真乃畫一鵲於壁間。自是雀鵲無復栖止。圖畫見聞誌

薛紹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鵲鵲。謂之金盆鵲。鵲。畫史

鳥之中惟鵲性最馴。人家多愛蓄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為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鵲墜逆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

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鶴自京師來。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畜德錄

賦詩

賦

惟中國之珍禽。有茲羽之殊質。貌皦皦而自分。性溫然其公。一秋則籬菊並麗於潯陽。春則木菜均華於洛室。指朱易屈。譜不能悉。爾乃玉嘴朱眸。危冠卑趾。或冰質而彩其雙翅。或雪毛而黔其首尾。或若漢繡之就機。或若商彝之出水。山雞莫調。家雉無文。爾獨

馴狎。雲錦成羣。饑而兒女之昵昵。飽矣童稚之欣欣。方捐心以委質。忽聳身而入雲。舒徐兮停霞之碎剪。標疾兮奔星之疊發。忽天樂之鑼鎡。知傳鈴於尻末。始順風而揚聲。奈迴颺之錯節。若夫昂首聳肩。周旋中規。婉態柔音。逐雄媚雌。無別羞慚乎匹鴛。滔滌少愧乎關雎。然而知足知止。毋乃天機。當抱卵之綿綿。若返聽乎立府。憐弱雛之艱食。更嘔哺而不辭苦。感主人之微祿。曰徬徨兮未忍去。嗟德曜之肥醜。恐終罹乎鼎俎。彼夫好水之敗。以為爾罪。端陽之射。與器

俱碎霜風冽野鷹隼方厲。托慈蔭於佛日。指招提而趨避。曷若狂夫衽鐵。思婦流黃。遼陽一信。為致君傷。辭曰。洛中黃耳為日長。上林鷹素竟茫茫。不辭天衢遠。啣恩酬稻梁。王世貞。辭當作亂。

詩

影盡歸依。鴿餐迎守護龍。徐孝克

魚慣齋時分淨食。鴿能閒處傍禪牀。皮日休

往有寫經僧。舟靜心精專。感彼雲外鴿。羣飛何翩翩。

來添研中水。去吸巖底涼。李青蓮

還見窗中鴿。日暮遶庭飛。韋蘇州

候禪青鴿乳。窺講白猿叅。沈佺期

石鏡山精怯。禪枝怖鴿栖。孟浩然

入禪從鴿遶。說法有龍聽。宋之問

孤來有野鴿。嘴眼肖春鳩。饑腸欲得食。立我南屋頭。我見如不見。夜去向何求。一日偶出羣。盤桓恣喜遊。誰惜風鈴響。朝朝聲不休。饑色猶未改。翻翅如我仇。炳哉有靈鳳。天折為爾儔。翕翼處其間。顧我獨遲留。

俞海聖

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蘇東坡

豪家富屋托幽棲。凡鳥紛紛似爾稀。日影躍翻金眼

目。花紋粧點錦毛衣。將雛幾見成羣去。引類猶能識

主歸。莫為佳賓充味品。四時共翫近庭闈。顏潛菴

隴頭池凍閑牛鐸。天向無風響鴿鈴。朱孝廉

清風習習鈴猶響。曉日遲遲翅愈輕。朱孝廉

詞

晴鴿試鈴風力軟。雛鶯弄舌春寒薄。張子野

